皇清經解

c-12
478
298

U78
298

IB
20
298

門仁四
號478
卷298

經義述聞禮記下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艾錢所有

朋友虞祔而還

雜記相趨也出宮而還相揖也哀次而還相問也既封而還相見也反哭而還朋友虞祔而還鄭注曰此弔者恩薄厚去遲速之節也附皆當作祔引之謹案附衍字也上文言雖虞祔亦然下文言非虞祔練祥無沐浴因相涉而衍附字又涉喪服小記朋友虞祔而已之文而誤案出宮也哀次也既封也反哭也虞也皆於一日之中分遲速耳反哭在既封之後虞祭又在反哭之後檀弓曰葬日虞又曰日中而虞則是日日中朋友乃還也若附則越始虞之日慮再虞三虞卒哭而後有之事在數日之

後與本日之虞奠絕不相涉何得以爲遲之節乎且朋友之遲
既以虞爲節則侯主人虞祭而遂遲何待附乎虞附並言乃義
之必不可通者鄭云附當作祔則所見本已衍此字

父小功之末　已雖小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
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引之謹案卒哭在
弟三月小功之末則在弟五月已之小功自已之子視之則爲
父之小功而其身服緦已之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是已之
小功三月而舉吉事不待在末之弟五月而後舉吉事已之小功既卒
而已緦者則必待在末之弟五月而後舉吉事已之小功既卒
哭而可以自冠自取妻子於父之小功而已緦者雖至在末之

月亦但可爲子冠爲子取婦爾雅曰子之妻爲婦而不可以自冠自取妻
是薄於已之小功而厚於已之緦麻不且輕重倒置乎若云統
於其父則父於小功卒哭後已可自冠自取妻已於父之小功
卒哭後反不可以舉吉事而必俟父小功之末而猶不能冠取
妻是父之視小功也輕而已之視父小功也反重豈統於其父
之謂乎揆之於理始不可通今案父小功之末小當爲大因下
文兩言小功而誤也鄭注曰父小功卒哭而可以取婦則所見本已誤爲小云父大功者
所以別於已之大功也上大功之末爲已之大功故此別之曰
父大功父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取婦者言已於
父之大功至服將盡之弟九月乃可冠已之子嫁已之子及爲
已之子取婦也已大功之末但可冠子嫁子父大功之末則不

但冠子嫁子而又可以爲子取婦者父之大功輕於已之大功也已雖小功雖字不辭凡抑揚其語則言雖以明之小功親殺三年問曰三年以爲隆親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故已之傷之也輕而舉吉事也蚤理直辭順無所用其抑揚不得言雖也雖當讀唯古字多借雖爲唯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言女唯湛樂之從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迁則流之民流則迁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如此也楚辭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言余唯有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詳見釋詞已唯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者言以已之服而論則唯小功之喪既卒哭而舉吉事不但可以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又可以自冠自取妻也言已者別於上文之言父也言唯小功者別於上文之大功也已之大功不如是而小功如是故言唯以別之不言父小功者父之小功輕於已之小功已之小功既卒

哭可以冠取妻則已於父之小功既卒哭亦可以冠取妻不待言矣冠取妻猶可則其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更不待言矣經有譌文借字而學者不察故多方解釋而終致抵許此亟當辨正者也又案已之大功父爲之小功若已爲女子子適人者大功於父則當以已之大功論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若父之大功已爲之小功若父爲從父昆弟大功於已則爲從祖父從祖父小功則以父之大功論亦從其重者以明厚也至弟九月始可以冠子嫁子取婦惟無父之大功而但有已之小功若已爲外祖父母小功於父則爲妻之父母妻之父母總則如小功之禮行之至卒哭之後即可以冠取妻矣經文之意可推也

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正義曰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者謂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本服齊衰下殤降在小功者則不可不可者不可冠嫁也經謂不可冠取妻非謂不可冠子嫁子也此誤以本服是齊衰重故也若其長殤中殤之大功者庾氏注要記云卒哭之後則得與尋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身自冠嫁經謂可以冠子非謂身自冠也此誤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稍伸故得冠嫁也賀氏云小功下殤本是期親以其重故不得冠取推此而言之降在大功理不得冠嫁矣今謂齊衰下殤尚不可冠取而況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何可冠嫁庾記非也今從賀義引之謹案庾氏之說差爲近之但不當以卒哭之後爲大功之末耳卒哭在第三月大功之末在第九月大功之末非謂既卒哭也陳澔已辯之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

云長殤中殤之大功則不可是長殤中殤大功之末與尋常大功同也所以然者服之九月七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其情稍伸故也但冠子嫁子則可爲子取婦則不可自冠自取妻則尤不可知者經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而不云可以取婦可以冠取妻也冠取妻與取婦必俟除喪乃得爲之也更以下殤小功言之下殤之小功則不可謂下殤小功既卒哭不可以冠取妻也所不可者惟在冠取妻則冠子嫁子及爲子取婦未嘗不可也下殤小功既卒哭尚未至於其末也已可以冠子嫁子取婦長殤中殤大功之末已至於其末矣何不可以冠子嫁子乎賀氏不知卒哭之非末又不知冠子嫁子輕於冠取妻乃欲以下殤小功既卒哭之不可冠取妻斷長殤中殤大功之末不可冠

子嫁子失之遠矣何沖遠反是賀而非庾那曰長殤中殤有父大功而已否者乎曰無父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大功於已則爲昆弟姊妹之長殤中殤姑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亦大功也已與父同大功則以已之大功論而不得謂之父之大功其末之月可以冠子嫁子而不可以取婦不可以冠取妻者也若父之叔父與姑於已爲從祖祖父父之姑假令爲長殤中殤父當爲之大功已爲從祖祖父小功父之姑緦則於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當更有降殺然其行輩與祖同當已子將冠嫁之時年皆已長無復有疚而爲殤者矣是以壺服有叔父及姑之長殤中殤下殤而無從祖祖父及父之姑之殤也然則長殤中殤無父爲叔父及姑之大功之末已可冠子嫁子取婦之禮矣此可以推求而得者也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鄭注曰言五者相次同時正義曰謂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急宜君命人以飲食爲急故含次之含後須衣故襚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賵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禮在後其事雖多而同一日取畢也引之謹案上其次二字蓋衍次於弔者惟含而已襚賵臨則由含而遞相次非皆次於弔也不得竝以爲弔之次若以爲次序之次則與下其次相複上已云其次下不須更言其次如此矣當作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

曰而畢事者也使人二字直貫下五事言諸侯之使人弔也含
也襚也賵也臨也其事皆同日而畢也其序則弔爲先含次之
襚次之賵次之臨次之故又曰其次如此也次者序也鄭注先
言相次後言同時則所見本已衍上其次二字又案此一節當
在上文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錯簡在此耳上文自弔者
卽位于門西東面以下歷言弔含襚賵臨之禮至此又總論其
事曰諸侯使人弔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謂上文也上
畢皆言降出反位至既臨乃云而畢也其次如此也此此上文也言其
客出送于門外是同日而畢也文弔含襚賵
先後之序有如上文之由弔而含而襚而賵而臨也自錯亂在
此遂與上文隔絕而如此二字遂不知所指矣吳澄禮記纂言
每篇皆依類編次而於此一節不列於送于門外拜稽顙之下

乃列於弔者卽位于門西之前則不知經文爲承上之辭故也

其名者成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鄭注曰宗廟名器謂尊
彝之屬正義曰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家大人
曰名大也謂器之大者也故鄭云尊彝之屬禮器因名山升中
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高誘注淮南地形篇亦曰名山大山也中山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
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云莊子天下篇曰名川三百支川三千
小者無數是名山名川卽大山大川也王制言名山大川月令
言大山名源襄十一年左傳言名山名川其義一也魯語取名魚韋昭注曰名魚大魚也
秦策賂之一名都高誘注曰名大也魏策曰大縣數百名都數十莊子人閒
世篇樾栢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司馬彪曰麗小船又屋穩也謂
求高大之麗者用此木也此皆古人謂大爲名之證記言器之

名者釁之對小者不釁而言是名亦爲大也

士與其執事

喪大記士與其執事則斂鄭注曰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使妄人褻之也釋文士與音預注同正義曰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也與執事謂平生會與氾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引之謹案與其執事文義不明其蓋共之譌也平生會與氾者共執事矣與當如字讀注云所與執事亦如字讀也陸氏所見本共字已譌作其故釋文與音預正義增共字以釋與字又言與喪所以足與字之義而不知經文之其本是共字與共二字連讀爲義非謂預其事亦非謂與喪所也

先入門右

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無門字引之謹案鄭注曰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則經文無門字可知鄉飲酒禮主人揖先入鄭注曰先入門而面鄉射禮主人以賓揖先入注曰先入入門右西面經但言入而注增門字以釋之正與此同正義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亦當作先入右者右門內東邊也入下門字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增之耳唐石經始衍門字

二披用纁

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正義曰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引之謹案上文君

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元披亦如之則披當與戴同色
今云一邊前後各一披皆用纁則結於前纁之戴者與戴同色
結於後緇之戴者又與戴異色無是理也且纁披六者合左右
各三而言之則此亦當合計左右何得但據一邊乎今案二披
用纁者降於大夫也大夫四披左右各二前二披纁後二披元
士則二披左右各一其色但用纁也士戴前纁後緇而云二披
用纁則二披結於前纁之戴可知披與戴同色前戴用纁故披
之結於前戴者亦纁也其後緇之戴蓋不結之以披若結之以
披則其色亦當用緇披之在前者左右各一而用纁在後者又
左右各一而用緇則披之色與戴皆與戴等經當云士戴前纁
後緇披亦如之不得但云二披用纁矣今後緇之戴無披故但

有前二披也以是明之

曰祖考廟　遠廟爲祧　去祧爲壇　去壇爲墠　去

墠曰鬼

引之謹案祭法之祖考廟與王制大祖之廟不同王制大祖之
廟謂始祖若周之后稷是也廟之不祧者也祭法祖考廟謂顯
考之父廟之親盡則祧者也其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
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則祖考廟乃廟之不遠者其爲顯考之父之廟無疑至二祧則當一爲祖考之考一爲祖考之王考去祧爲壇則當爲祖考之皇考去壇爲墠則當爲祖考之顯考去墠曰鬼則當爲祖考之祖考矣以諸侯五廟一壇一墠例之去祖爲

壇謂祖考親盡則爲壇也則天子七廟亦當去祖爲祧祖考親盡則祧矣鄭注以祖考爲始祖正義以二祧爲文武二廟（始祖桂文）武前而不謂之遠廟轉謂始祖以後之文武二廟爲遠廟無是理也去祧爲壇爲高祖之父（高祖卽顯）考去壇爲墠爲高祖之祖皆與記文次序不合記明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則廟祧壇墠皆依世之親疏爲序鬼疏於墠墠疏於壇壇疏於祧祧疏於廟較然甚明豈得（卽皇考）則以顯考皇考廟爲二祧與祭法之文相剌繆矣遠廟爲

祧顯考皇考廟乃廟之近者而以爲祧可乎

享嘗乃止

享嘗乃止鄭注曰享嘗謂四時之祭引之謹案享嘗約舉春秋言之如云禘嘗耳魯語嘗禘蒸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韋注曰秋祭曰嘗夏祭曰禘冬祭曰蒸春祭曰享大戴禮千乘篇方春三月於時有事享于皇祖皇考（此句享字當作禘說見大戴禮）方夏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秋三月於時有事嘗于皇祖皇考方冬三月於時有事蒸于皇祖皇考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鄭注曰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家大人曰上文法施於民則祀之

正義曰若神農后土帝嚳堯黃帝顓頊契之屬是也若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則是聖人之必得其壽而非法施於民之事矣案此篇自聖王之制祭祀以下皆魯語文也彼文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單盡也均平也儀善也 皆韋注 謂堯能盡平刑法以善其民也此作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者賞當爲亶字之誤也 隸書賞字作賞形與亶相似 亶與單通 盤庚誕告用亶釋文亶馬本作單爾雅亶厚也大雅桑柔正義引某氏注曰詩云俾爾亶厚今詩亶作單鄭箋曰單盡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單厥心周語單作亶史記厤書端蒙單閼徐廣曰單閼一作亶安又呂氏春秋重己篇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亶而牛不可行高注亶讀曰單單盡也淮南道應篇厚葬久亡以亶其家亶亦與單同 義與儀通 爾雅儀善也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義善也餘見前別之以禮義下終與衆通 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雜卦傳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士相見禮衆皆若是今文衆爲終漢書揚王孫傳从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漢紀終作衆漢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往古來今變甚終矣終卽衆字衆亦民也卽魯語曰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 韋注單盡也 文義與此相似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單均刑法以儀衆二句文同一例皆法施於民之事也鄭未窺賞爲亶字之誤義終爲儀衆之通故因文生訓而失其本指周官大司樂注曰堯能嬗均刑濩以儀民從魯語而不從祭法較此注爲長而賈疏復引此注以釋之斯爲謬矣

文王之詩也

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正義曰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之詩也家大人曰詩當作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爲文王之詩也家大人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謂此因上文詩字而誤也表記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

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辟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文義與此略同鄭於此句無注則所見本必作文王之謂若作文王之詩則與詩義不合不得無注家語哀公問政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王肅注曰假此詩以喻文王王肅作家語多取禮記之文則肅所見本尚不誤也

其立之也敬以詘　立而不詘固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鄭注曰詘充詘形容喜貌也下文立而不詘固也注曰固猶賓陋也引之謹案詘卑詘也下文曰其奠之也身必詘又曰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皆其證也固猶倨也立而不詘是倨傲也下文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亦指立言之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固亦謂倨傲也不肯下人是倨傲也曾子制言篇曰今之弟子病下人不能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荀子脩身篇曰容貌態度進退趨行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固猶夷倨也楊倞注固陋也誤與鄭同夷固僻違猶言倨傲僻違不苟篇曰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脩身篇又曰體倨固而心埶詐是固與倨同義鄭說皆失之

歲既單矣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鄭注曰歲單謂三月月盡之後也言歲者蠶歲之大功事畢於此也引之謹案注說似失之迂歲既單者春既盡也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越四時謂之歲越一時亦可謂之歲故四時之祭皆曰薦歲事見特牲少牢二禮歲事即時事也月令迎春迎夏迎秋迎冬淮南時則篇皆作迎歲是一時亦謂

之歲也

置之而塞乎天地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正義曰置謂搢置也引之謹案置讀爲植植立也以上下言之也下文敷之而橫乎四海俗本敷誤作溥辨見下條敷布也以四旁言之也大戴禮記曾子大孝篇夫孝置之而塞於天地衡之而衡於四海盧注曰置猶立也衡猶橫也淮南原道篇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高注曰植立也古字植與置通商頌那篇置我鞉鼓箋曰置讀曰植莊子外物篇草木之到植者過半釋文曰植立也本亦作置

溥之而橫乎四海

引之謹案溥之而橫乎四海溥本作敷敷布也本或作傅傅與敷古字通皇陶謨敷納以言漢書成帝紀作傅納以言禹貢禹敷土荀子成相篇作禹傅土顏師古楊倞並曰傅讀爲敷商頌長發篇傅奏其勇釋文傅音孚本亦作敷漢書宣帝紀傅奏其言孔宙碑祇傅五教郎本堯典之敷奏以言敬敷五教孔穎達從作敷之本而兼刻作傅者正義曰敷之而橫乎四海者敷布也布此孝道而橫被於四海言孝道廣遠也敷字定本作傅傅古敷字傳箸之名義俱通是也陸德明從作傅之本而兼刻作敷者釋文曰傅之本亦作敷同芳于反是也自唐石經誤刻作溥而後人從之遂改經文之敷爲溥并正義四敷字亦改爲溥不知孔訓敷爲布若作溥字不得訓爲布矣經傳無訓溥爲布者又改釋文之傅爲溥不知傅音芳于反若作溥字不得音芳于反矣玉篇廣韻溥字並無敷音集韻溥芳無切布也則所見釋文正義本已誤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三並引祭義敷之而橫乎四

海是舊本作敷之明證

忿言不反於身

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鄭注曰人不能無忿怒忿怒之言當由其直直則人服不敢以忿言來也正義曰定本反作及引之謹案唐魏徵羣書治要及白帖二十五引此竝作及及大戴禮曾子本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及於己會子大孝篇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己則當以作及爲是臨鐵論毀學篇曰惡言不出於口邪行不及於己此謂人之忿言非己之忿言也君子與此小異而字亦作及及鄭虞本作及

子惡言不出於口則亦不以忿言加人矣及反形相似故及譌爲反繫辭傳原始反終反鄭虞本作及樂記武王克殷反商反當爲及

存諸長老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家大人曰存字於義無取存亦當爲薦鄭注曰薦進也士庶人有善進於長老亦猶卿大夫有善進於諸侯耳薦或作荐因譌而爲存自唐石經已然管子君臣篇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薦之於天子今本薦譌作慶下薦之於長老同尹知章注曰諸侯有善讓於天子而慶也則所見本已譌作慶慶薦慶二字書傳轉寫多譌今改正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薦之於長老今據以訂正

建陰陽天地之情　建諸天地而不悖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正義曰興建陰陽天地之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立此陰陽以作易引之謹案陰陽天地之情非人所能建立也建字義不可通建當爲達字形相近

而誤大戴記朝事儀篇達瑞節今本誤作建瑞節呂氏春秋古樂篇達帝功李善上林賦注誤引作建帝功　達者通也乾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正謂徧通陰陽天地之情也樂記曰禮樂徧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文義亦與此相似又中庸建諸天地而不悖建亦當爲達正義曰君子行道須本於身達諸天地質諸鬼神又曰達諸天地而不悖者言己所行之道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則孔氏所見本作達明甚達諸天地而不悖猶樂記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也若如今本作建則與不悖二字義不貫通矣後人不知據正義以正經文之誤反據已誤之經文改不誤之正義於正義達諸天地而不悖者則改達爲建於達於天地而不有悖逆則加建字於達字之上建達二字文義不倫其妄增之跡顯然唯須本於身達諸天地未改且建訓爲立經文若果作建則正義當云建立於天地之閒必不以爲達於天地矣唐石經始誤作建

脩於廟中

祭統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釋文云一本脩作徧家大人曰作徧者是也徧於廟中謂神惠徧及於廟中也若云脩於廟中則與上文施惠之義無涉唐石經依釋文作脩而各本皆從之誤矣案鄭注云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則經文本作徧於廟中甚明故正義云是故以四簋黍見其徧於廟中也者謂餕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普徧也所以用四簋多黍而餕者欲見其恩惠徧於廟中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四簋而徧廟中如君之恩惠徧於竟

內也此其釋經釋注皆明白易曉後人既從釋文作脩遂以已誤之經改不誤之疏既改疏之徧於廟中爲脩脩於廟中又改四簋之黍普徧爲四簋之黍脩整普徧又改恩惠徧於廟中爲恩惠脩整徧於廟中不知加入脩整二字則語意不倫而妄改之迹顯然矣玉藻疏引此經正作徧於廟中故知此疏爲後人所改士喪禮疏引作脩於廟中亦是後人所改鄭注特牲饋食引祭統饋者祭之末也云云疏云引祭統者證饋是鬼神之惠徧廟中若國君之惠徧竟內以是明之

皆以齒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正義曰謂獻卿大夫士及有司等其爵雖同皆長者在先故云皆以齒引之謹案此言尊卑之等非言長幼之序也不得云皆以齒皆以齒三字益涉下文凡羣有司皆以齒而誤衍正義不能釐正而云爵同則長者在先若然則序爵又以序齒而弟四倫之尊卑與弟九倫之長幼遂雜糅而無別矣且上云皆以齒下云明尊卑之等也文義不大相刺謬鄭注不釋皆以齒之義蓋所見本無此三字

則民弗敢草也

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引之謹案弗敢下脫艾字承上文草艾而言也艾草但曰草則文不成義月令民毋艾藍如去艾字而曰令民毋藍其可通乎正義釋經曰未發秋政則民不敢艾草也者言夏節雖盡人君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

艾草也然則經文本作艾草寫者脫去艾字耳唐后經已然

倍叔怠生

經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叔怠生者衆矣家大人曰喪祭非所以事生則喪祭之禮廢亦不得言怠生正義曰喪祭之禮所以敦勗臣子恩情使叔者不見背違生者恒相存念此曲爲之說也大戴禮禮察篇亦作生蓋後人據小戴記誤字改之喪禮廢則民倍叔祭禮廢則民怠先漢書禮樂志曰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叔怠先者衆顏師古曰先者先人謂祖考論衡薄葬篇曰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叔怠先二書皆用經解文也

好實

哀公問今之君子好實無厭鄭注曰實猶富也引之謹案說文實富也此言好實無厭則實謂貨財也表記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鄭彼注曰實謂財貨也文十八季左傳聚斂積實韋杜注竝曰實財也皆與此實字同義此對上文古之君子與民同利而言大戴作好色無厭乃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之

則愾乎天下矣

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鄭注曰愾猶至也家語大婚篇與此同王肅注曰愾滿也家大人曰愾訓爲滿於義爲長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猶孔子閒居言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也鄭注曰橫充也充亦滿也廣雅亦曰愾滿也

貴不慊於上

無等而亂由此生矣故穀梁春秋隱四季衛祝吁弒其君完傳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呂氏春秋愼勢篇王也者勢無敵也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生爭生亂聖人制禮使貴者與君隆殺有別則臣節著明不嫌於上也上下辨而民志定故禍亂益無也下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又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民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又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其義一也蓋義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鄭注曰疑自下上至之辭也公卿尊矣復以爲賓

坊記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嫌於上故亂益止鄭注曰慊恨不滿之貌慊或爲嫌正義曰貴謂卿士之屬也聖君制其祿秩隨功爵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祿爵以薄於己者也引之證案卿士之屬位尊祿厚何所不滿而恨君乎隱三年左傳曰降而不憾憾而能殄者鮮矣謂貴寵之人不甘廢黜也若保其爵祿則固無憾矣何待聖人使之而始然乎鄭注未爲得也今案慊亦嫌字也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漢書趙充國傳嫗得避慊之便顏師古曰慊亦嫌字是慊與嫌同故本或作嫌也貴臣位與君近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若與君相侔則上擬於君是嫌於君也嫌於君則冒上

則尊與君大相近亦聖人制禮不使貴嫌於上之一端矣慊爲古嫌字而學者曾莫之察慊之音嫌僅見於說文注下小徐音戶兼切並與大徐音戶兼切同蓋說文舊音也而玉篇廣韻皆無此音蓋失其讀久矣

文考

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鄭注曰文考文王也引之謹案注當曰文考文德之考謂文王也古人稱王稱公稱侯及稱伯仲多以謚冠之如文王文公文侯文伯文仲之類是也其稱祖稱考則無冠以謚者古寶鼞鐘曰用作朕皇祖文考寶鼞鐘癰鼎曰用作皇祖文考孟鼎師旂鼎曰用作乃文考寶尊彝師淮父卣曰用作文考伯乙寶尊彝單叔卣曰作父癸旅彝文考曰癸乃方彝敦曰用作朕文考寶敦宰辟父敦曰用作文考寶敦師酉敦曰用作朕皇文考乙仲鄭敦牧敦曰用作朕皇文考益伯寶尊敦九器之銘皆言文考謚文者未必如是之多其他鼎彝之屬多稱皇考無稱謚者不應文考獨爲謚又不應於謚法之中獨稱文也以此求之文考乃贊美之稱謂有文德之考耳非謚也且皇祖與文考對舉皇文考以皇文並列皇既非謚則文亦非謚可知皇文考猶言光烈考康誥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傳曰文德之父洛誥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曰文德之祖文王是文祖文考之文皆非謚也古人贊美祖考多謂之文互見前亦右文母下

從命不忿

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陳澔集說曰從命不

忽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忽戾之色一說忽當作怠家大人曰一說是也怠與倦義相近從命不怠微諫不倦皆謂久而不衰也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曰微諫不倦聽從而不忘可謂孝矣語意正與此同蓋從親之命而不忘斯可謂之孝故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從命而不忘戾則未得爲孝也

勞而不怨

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引之謹案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甫田傳忉忉憂勞也勞心慱慱素冠傳慱慱勞也勞人草草之類巷伯箋草草者憂將安得罪也皆謂憂也鄭注微諫不倦曰論語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以上鄭注案勞而不怨卽承上微諫不倦而言言諫而不入恐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孝子但心憂之而不怨其親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可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那昺疏曰父母使已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矣失之矣孟子萬章篇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對亦謂憂而不怨也下文曰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是其明證矣祭義曰父母愛之嘉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與憂事相近又其一證也

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

易曰不耕獲不菑畬凶鄭注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此云三歲曰新田者誤也引之謹案說文曰畬二歲治田也說文云二歲治田也是說文以畬爲二歲治田與馬注不同今本說文作三歲治田則後人以爾雅改之也　虞注无妄亦曰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叔重仲翔說畬字之義竝與此注同則此注必別有所本非誤記爾雅也

陽侯　繆侯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鄭注曰同姓也其國未聞正義曰唯有陽侯繆侯是兩君之謚未聞何國君故云未聞引之謹案陽繆非謚也繆當讀爲蓼蓼聲相近而假借也繆蓼皆以參爲聲　淮南氾論篇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高注曰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廬江案漢始有陽陵侯傳竟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　古無陽陵國侯也閔二年春秋齊人遷陽杜注曰陽國名則古有陽國凡稱諸侯必以其國豈有舍其國而但舉其謚者乎

承子以授壻

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正義曰婦之父母承奉女子以付授於壻家大人曰孔以承爲承奉非也承者引也言引女以授壻也漢書賈誼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大戴記禮察篇引作承是承創引也說苑脩文篇載諸侯親

迎之禮云夫人取一雨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引亦承也故曰承子以授壻

言其上下察也　察乎天地

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鄭注曰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家大人曰廣雅察至也御覽引書大傳曰察者至也此引詩以明君子之道之大上至於天下至於地也故下文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管子內業篇曰上察於天下極於地淮南原道篇高不可際高誘注曰際至也際與察古同聲故原道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子道原篇作施於四海察於天地鄭謂聖人之德至於天至於地已得察字之解而又訓以爲著則轉失之矣

愷悌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愷愷爾鄭注曰愷愷守實言行相應之貌錢氏荅問曰古書造與蹙通韓子忠孝篇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孟子作其容有蹙大戴禮保傅篇靈公造然失容賈子新書作戚然　愷愷猶蹙蹙守實恐未必然引之謹案蹙蹙亦非自謙之貌不得云不自足也愷之言蹙也急也廣雅曰蹙急也迫也愷愷者黽勉不敢緩之意猶言汲汲耳君子胡不愷愷爾言君子何事不汲汲然自勉乎廣韵愷言行急也正指此篇言行愷愷而言蓋出盧植王肅諸家所注較鄭義爲長

所以行之者一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正義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家大人曰一字衍文也五道是所行者三德是所以行五道者五者天下之達道也卽所謂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卽所謂所以行之者三也文義上下相應不當有一字此因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而誤衍耳史記平津侯傳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漢書公孫傳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也則經文本無一字鄭於下文所以行之者一也注曰一謂當豫也而於此不釋一字則鄭本無一字可知家語哀公問政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

來百工也

來百工也引之謹案來讀勞來之來謂勸勉之也來字本作勑說文勑勞勑也經典釋文條例曰來勞作力俗以爲勑字說文以爲勞勑字孟子滕文公篇勞之來之謂勸勉之也月令爲天子勞農勸民鄭注曰重力來之今本譌作重敎之益力來二字合譌爲勑字後人又改勑爲敎耳今從齊民要術所引及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足利本訂正力漢書王莽傳力來農事顏師古注曰力來勸勉之也來音郎代反是相勸勉謂之來故下文曰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釋文來字無音正義以爲招來百工皆失之

久則徵徵則悠遠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鄭注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徵或爲徹引之謹案作徹者爲長徹達也見周語韋注久則由一日以達終身由一時以達萬世故曰久則徵徵則悠遠若但云效驗則效於目前而不效於將來者有之矣何以必其悠久無疆乎蓋徹與徵字形相似因譌爲徵耳

文理密察

注及正義皆不釋密字引之謹案考工記廬人傅人則密鄭注曰密審也正也爾雅抑抑密也郭注曰威儀審諦密有審正之義故與察連文密之言覆也爾雅覆察審也古音密覆相近小雅楚茨篇芯芬孝祀韓詩芯作馥見文選蘇子卿詩注是其例矣

詩曰衣錦尚絅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正義曰此詩衞風碩人之篇案詩本文云衣錦褧衣此云尚絅者斷截詩文也引之謹案衣錦尚絅詩無此語竊謂詩曰下本有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之詞也沖遠作正義時已脫衣錦絅衣四字於是衣錦尚絅遂承詩曰之下故誤以爲引詩作衣錦尚絅而謂之斷截詩文也顧八箋曰褧禪也尚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大箸鄭風丰篇衣錦褧衣裳錦褧裳箋曰褧禪也益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加禪穀爲其文之大箸也益中庸衣錦尚絅二句正釋詩之衣錦褧衣故鄭箋詩而用其義則所據中庸本有衣錦絅衣四字可知否則中庸所引與詩本文有異鄭不應不置一詞也

寬身之仁

表記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鄭注曰仁亦當言民聲之誤引之謹案仁與人古字通（繫辭傳何以守位曰人王肅本作仁論語雍也篇井有仁焉漢韓勑造孔廟禮器碑四方士仁聞君風燿仁竝與人同）人亦民也不必改爲民

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緇衣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鄭注曰危猶高也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言行相應也引之謹案危讀爲詭詭者違也反也言君子言行相顧則民言不違行行不違言矣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謂言行相違也淮南主術篇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漢書董仲舒傳有所詭於天之理高誘顏籀注竝曰詭違也古字詭與危通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詭作危曹大家注幽通賦曰詭反也史記李斯傳曰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反卽詭反賈子傅職篇天子燕業反其學（建本潭本反譌作及今從續漢書百官志所引本或作燕辟廢其學後人以學記改之也）左右之習詭其師淮南齊俗篇禮樂相詭服制相反詭亦反也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高注曰詭不同也文子上德篇詭作危

爲下可述而志也

緇衣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鄭注曰志猶知也正義曰爲臣下率誠奉上

其行可述敘而知引之謹案述之言循也志之言識也循其言貌察之而其人可識也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飾貌者不情可述而志則非飾貌者矣述而志猶言望而知以其外著者言之也賈子等齊篇引此作可類而志謂據其衣服號令比類而知亦以外著者言之也正義說此未了

口費而煩

鄭注曰費猶惠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費或爲哼或爲悖正義曰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引之謹案此以口惠而實不至說之也然書傳無訓費爲惠者不得以口費爲口惠也費當讀爲悖或本作悖者正字也作哼者別體也說文誖亂也或作悖哼卽誖字從口從言其義一也作費者字之假借也費從弗聲悖從孛聲古弗聲孛聲之字往往相通若孛星之孛又作茀大索之縪又作紼勃然變色之勃又作艴是也墨子魯問篇豈不悖哉又曰豈不費哉費卽悖也悖逆也煩擾也亂也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口之所出逆於義理則是非擾亂而禍患隨之所謂一言僨事也故曰口悖而煩易出難悔

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鄭注曰越之言蹶也言毋自顛蹶女之政教以自毀敗家大人曰越輕易也言毋輕發女之政令以自敗也必度於道而後行之若射之省矢括於其度而後釋正見發令之不可輕易也上文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

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閑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愼也曰在其所褻曰易以溺人曰不可不愼皆戒其輕易也說文娀輕也古通作越荀子非相篇筋力越勁謂輕勁也說文曰輕勁有材力是也楊倞注以越爲過人失之

荀有衣必見其敝

荀有車必見其軾荀有衣必見其敝人荀或言之必聞其聲荀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鄭注曰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家大人曰此言行之必見其成而以衣之必敗爲喻則爲不倫且與引詩之意不合鄭謂衣或在內新時不見其失也迂矣今案敝音布蔑反謂衣袂也廣雅補被也曹憲音布蔑反古無補字僭敝爲之（齊風敝笱釋文敝徐扶滅反敝補聲相近故字亦相通）有車則必見其軾有衣則必見其袂有言則必聞其聲爲其事而無其功者未之有也故引詩以明之或曰敝古通作蔽字謂蔽膝也蔽膝謂之韍亦作紱鄭注玉藻云韍之言蔽也白虎通紼冕篇紱者蔽也皆釋其命名之義如此非謂韍一名蔽也經也者實也不可謂經爲實祓之爲言偉也又豈可謂祓爲偉乎

患邪淫

三年問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夙而夕忘之鄭注孔疏皆不解患字陳澔集說曰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病之害

身故云患邪淫也吳澄纂言曰患猶病也謂有邪僻淫溺之病
家大人曰如陳說則經文當作爲邪淫所患之人如吳說則又
當作有邪淫之患之人皆與患邪淫之文不合今案患邪淫之
人當作愚陋邪淫之人愚陋謂至愚極陋不知禮義也愚字與
古文患字作㤅者相似㤅見說文故愚誤爲患又脫陋字荀子禮論
篇正作愚陋淫邪之人

然而從之

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釋文從字無音家大人曰從
讀爲放縱之縱言若縱其朝夕怠惰之心則是鳥獸之不若也
下文曰將由夫偷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
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彼言遂君子之心此言縱小

人之心縱與遂義相近也荀子正作然而縱之

閒以二矢半

投壺司射進度壺句閒以二矢半反位釋文出以二矢半四字
云云一本無此四字依注則有家大人曰據鄭注壺去坐二矢半
云云則鄭本實有此四字案此一節但記度壺設筭之事若筭
之多少矢之長短及壺席相距之度皆在下文若此言度壺以
二矢半下又言壺去席二矢半則重出矣且不言壺去席二矢
半而言度壺以二矢半則文義不明以二矢半四字疑衍然陸
孔二本祇有此四字而無閒字釋文云以二矢半一本無此四
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但釋度壺以二矢
半六字而不釋閒字是陸本無閒字正義云雖矢字是孔本亦無
閒字則後人依既衍之經文加之也至唐石經則又衍閒字矣夫有壺有席而後

有閒今但言壺不言席則亦不得言閒矣閒字葢涉上文兩楹閒而衍大戴禮記作司射進度壺反位無閒以二矢半之文

一指案寸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鄭注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案寸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家大人曰案下亦當有曰字寫者脫之耳僖三十一年公羊傳注曰側手爲膚案指爲寸故鄭云鋪四指曰扶一指案曰寸（說文擘一指按也）陳氏禮書引此已脫曰字

居處齊難

儒行儒有居處齊難其坐起恭敬鄭注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引之謹案難讀爲戁說文戁敬也徐鍇傳曰今詩作爕小雅楚茨篇我孔爕矣毛傳曰爕敬也爾雅同爕戁難聲相近故字相通齊難與恭敬義亦相近也鄭曰齊莊可畏難始失之迂矣

不程勇者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家大人曰不程其勇與不程其力對文其勇謂已之勇也今本作不程勇者少一其字多一者字（者字葢涉下文諸者字而衍）則義不可通自唐石經已然案鄭注云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也孔疏云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今本無其字乃後人依已誤之正文刪之案疏內者字乃起下之詞非正文所有也下文引重鼎不程其力者字亦起下之詞後人不知而刪其字存者字以就已誤之正文謬矣今據下文及文選注補其字）言儒者若逢鷙猛之蟲則身往攫搏不程量武勇堪當與否合注疏觀之則正文本作不程其勇明矣文選辯命論注引此正作鷙蟲攫搏不程其勇（今本勇下有者字亦後人所加而其字尚未刪）

錙銖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鄭注曰言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八兩曰錙引之謹案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錙與銖輕重相遠不得竝稱矣古人言錙者甚數或多或少淮南詮言篇割國之錙錘以事人高注曰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與鄭注人兩爲錙相近此數之多者也說山篇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注曰六銖曰錙八銖曰錘此與詮言篇注異而與說文亦說文同盖許愼注也說文亦曰錙六銖也錘八銖也眾經音義卷二十引風俗通曰銖六則錘二錘則錙又以十二銖爲錙此數之少者也記以錙銖竝稱輕重必不相遠則當以六銖曰錙爲正解荀子富國篇割國之錙銖以賂之亦當訓錙爲六銖而楊倞注曰八兩爲錙失之

上恤孤而民不倍

大學上恤孤而民不倍鄭注曰民不倍不相偕棄也倍或作偕正義曰孤弱之子人所遺棄在上君長若能愛恤孤弱則下民學之不相棄倍也引之謹案倍謂偕從者也偕從者則不恤其孤矣坊記利祿先從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坊民民猶偕從而號無告鄭彼注曰從者見借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是其證

尚亦有利哉

大學引秦誓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鄭注曰尚庶幾也家大人曰尚亦當爲亦尚高誘注淮南覽冥篇曰尚主也今書作亦職有利哉傳曰亦職有利主也亦尚與亦職同寫者誤

倒其文耳秦誓又曰亦尙一人之慶是其證也尙亦主也說見前亦尙一人之慶下論衡刺孟篇引秦誓曰黎民亦尙有利哉此尤爲確證又案禮記所引尙書有與伏生今文同者若無逸之言乃雜今文雜作謹而檀弓坊記引書竝作謹是也大學引書亦尙有利哉葢亦與今文同論衡所引皆今文尙書以是明之

教成祭之

昏義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家大人曰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故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也若倒之祭爲祭之則教成當別爲一句而祭之二字文不成義矣自唐后經始作祭之而各本皆沿其說鄭注本作祭祭其所出之祖也采蘋羹亦云此祭祭女所出祖也正義釋經本作教成之祭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之祖也者云云釋注本作云祭祭其所出文注文亦作祭之皆後人據已誤之經增改未誤之注疏也據正義下文云故知此告成之祭唯此之祭二字未改亦使有司也則經文本作之祭甚明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又采蘩采蘋正義言教成之祭者凡二十有五左傳襄二十八年正義亦作教成之祭又采蘋正義云鄭知經非正祭者以昏義教成之祭言芼之以蘋藻此亦言蘋藻故知爲教成之祭此尤其明證也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五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陳禹謨本又改爲祭之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

鄉飲酒義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鄭讀故聖人制之以道爲句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閒爲句注曰道謂此禮鄉人鄉大夫也士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卿大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家大人曰自冠義至聘義六篇皆列儀禮經文於上而釋之於下尊於房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儀禮經文也賓主共之記者釋經也然則鄉人士君子五字與尊於房戶之閒文不相屬案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十二字當作一句讀制之謂制此禮射義曰是以天子之以德之道謂聖人制此禮以教道鄉人士君子耳樂記曰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再連上文讀云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鬬辨矣不鬬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則其義自明下文尊於房戶之閒賓主共之也別釋經文不與上屬鄉人一鄉之人也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說見儀禮先生鄭以鄉人爲州長黨正君子爲卿大夫士又謂卿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此文不見經傳於是鄉飲酒禮自賓賢能及蜡祭習射而外又增其一而爲四矣

求反諸己

射義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唐石經反求作求反家大人曰求反諸己文義不順益涉上文求正諸己而

誤也據正義云唯內求諸己不病害於物則正文本作反求諸己甚明中庸云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公孫丑篇亦云反求諸己而已矣小雅賓之初筵正義白帖八十五引射義皆作反求諸已

縝密以栗

聘義縝密以栗知也鄭注曰栗堅貌正義曰言玉體密緻而堅剛人有智者性亦密緻堅剛故云知也引之謹案堅剛非知也栗者秩然有條理之貌說文璱玉英華羅列秩秩璱與栗同栗之爲言猶秩也周頌良耜篇積之栗栗說文引作稹稹之秩秩哀二年公羊傳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栗秩古字通爾雅曰條條秩秩知也玉體密緻而條理秩然有如知者處事密緻而秩然不紊故曰縝密以栗知也管子水地篇夫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知也荀子法行篇夫玉者溫潤而澤仁也栗而理知也俗本栗上有縝字後人據聘義增之也辨見荀子說苑雜言篇玉有六美望之溫潤近之栗理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鄰栗一聲之轉皆清徹之貌也唐風揚之水傳曰鄰鄰清徹也鄰與鄰通尹知章訓鄰爲近非爾雅曰秩秩清也秩與栗通玉之符采清徹而有條理亦如知者之不惑故曰鄰以理者知也又曰栗而理知也又曰近之栗理者君子比知焉

犧尊象尊

周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飾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明堂位尊用犧象山罍鄭注曰犧尊以沙羽爲畫飾象尊

象骨飾之正義引鄭志曰犧讀如沙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聲之誤耳魯頌閟宮篇犧尊將毛傳曰犧尊有沙飾也正義曰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尊此傳云犧尊有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王肅此言以二尊形如牛象而背上負尊皆與毛鄭義異未知孰是家大人曰莊子天地篇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青黃而文之淮南俶眞篇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鏤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注曰犧尊猶疏鏤之尊犧古讀若娑娑與疏聲相近明堂位周獻豆鄭注亦曰獻疏刻之然則犧尊者刻而畫之爲衆物之形在六尊之中最爲華美故古人言文飾之盛者獨舉犧尊也魯頌言犧尊將將亦是盛美之貌管子形勢解曰將將鴻鵠貌之美者是也毛傳曰犧尊有沙飾者鄭司農曰飾以翡翠後鄭曰刻畫鳳皇之象於尊其羽形婆娑然說雖不同而同是彫文刻鏤之義則亦不甚相遠也至阮諶謂犧尊以牛爲飾祇因犧字從牛遂望文生義而創爲此說案說文犧宗廟之牲也詩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傳曰雄雞自憚其犧然則犧者牲之總名而六畜之所公其尊名謂之犧何以知其必爲牛也記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若犧牛可稱爲犧則

肥牛亦可稱爲肥索牛亦可稱爲索乎然諶之說猶謂尊以牛爲飾至王肅則謂形如牛而背上負尊且引齊大夫子尾送女器爲證於是後人皆信其言而斥毛鄭諸儒爲臆說此尤不可以不辯周官六尊六彝之名多取諸鳥獸雞彝鳥彝虎彝蜼彝皆謂畫其形以爲飾若犧尊爲牛形則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且莊子曰百年之木破爲犧尊淮南曰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則古人以木爲犧尊明矣今魯郡所得犧尊在地中七百餘年而完好可以辨識以木爲之乎抑以金爲之乎以木爲之則不能經七百年而不壞以金爲之則又與莊子破木爲尊之說不合無一可者也然則子尾送女之器本與犧尊無涉特王肅以犧尊爲牛尊故見有器如牛形者即援以爲證耳宋宣和博古圖所載周犧尊二皆爲牛形則又襲肅說而僞爲之者不足深辯也若象尊之制司農謂以象骨飾尊阮諶謂畫象以爲飾經傳既無明文不敢臆斷王肅謂尊爲象形而背上負尊亦與雞鳥諸彝之制不合不可從也

閶　中門

孔穎達玉藻正義謂閶在門之中央賈公彥聘禮疏謂閶有二東西各一家大人曰孔說是賈說非也玉藻君入門介拂閶鄭注曰上介夾閶賈以爲上介於西閶之外拂閶案如賈說介所拂者爲西閶則經當云君入門介拂西閶注亦當云上介夾西閶乃與東閶有別今經與注皆但云閶不云西閶則門惟一閶在中而非東西二閶矣其證一玉藻又云公事自閶西私事自

闌東闌一而已故闌之左曰闌東闌之右曰闌西若有東西二闌則所謂自闌西者東闌之西乎西闌之西乎所謂自闌東者東闌之東乎西闌之東乎經與注不應全無分別也其證二賈云上介於西闌之外上擯於東闌之外皆拂闌案聘禮擯者出請事鄭注曰賓出次直闌西北面上擯在闌東閾外西面若有東西二闌則注當云賓出次直西闌西北面上擯在東闌東閾外西面矣今注不言東闌西闌而但云闌則非二闌可知其證三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闌右注曰闌門廢正義曰從闌東也如闌有二則經當云由東闌右縱經不言東注亦當增成其義云闌東闌也乃與西闌有別何以經但言闌注亦但言闌門廢而不云東闌乎豈非門廢但處中央而無東西之可言乎其

證四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闌西閾外注云闌門廢如闌有二則經當曰布席于門中東闌西或云西闌西乃有定所注亦當曰闌西東闌西也或云西闌西也經義乃明今經但云闌而不云東闌西闌注亦但云闌門廢而不云有東西二闌則闌在中央而非東西並列矣士之門與諸侯之門大小雖殊而制則一也其證五昭八年穀梁傳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槷范注曰槷門中臬槷臬並與闌通轅門之闌亦放宮室之門制也而闌在門之中央曷嘗有二闌乎其證六合經注觀之闌當兩門之閒而非分列東西較然明白不得如賈所云也賈於秋官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闌西亦拂闌則又以闌爲一與聘禮疏兩闌之說自相違異賈又云中門謂兩闌之閒案門有兩扉一扉之中亦謂之中士冠禮布席于門中闌西者右扉

所在也門中者右扉之中也若謂門中是兩闑之閒則經當云布席于門中闑閒不得云闑西矣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鄭注曰中門謂椸闑之閒論語鄉黨篇立不中門鄭注曰不當椸闑之中央見士相見禮疏椸闑之中央正當一扉之中也其非兩闑之閒明甚皇侃論語疏曰中門謂椸闑之中也門中央有闑闑以碍門兩扇之交處也闑東是君行之道也闑西是賓行之道也長於賈氏遠矣或難孔氏正義曰椸闑之閒大夫所行卿則近闑是近闑處尊於椸闑之閒矣謂椸闑之閒爲中門可乎且賓不中門大夫中椸闑之閒豈大夫轉中門邪以偏爲中斷無此理且鄭氏云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言君與介夾闑之左右若止一闑是介與君並行矣孔氏非也以上或說案中門者一門之中非兩門之中也一門之中也一門之中則椸闑之閒也椸闑之閒爲中門鄭注禮記論語皆明箸之不得以爲非中門也入門時君特行不與介連類大夫但與上介末介雁行爲次序不敢與君爲次序也君與大夫雖同在椸闑之閒而行列絕異不得以大夫擬于君之中門爲嫌若聘賓入不中門其三介隨入雁行與否經無明文又不得以賓不中門而介中門爲嫌矣椸闑之閒正當一扉之中故鄭注聘禮云門中門之正也謂一門之正中非偏也不得云以偏爲中若謂中門爲兩闑之閒則主賓出入共由於此秋官司儀諸公相爲賓主君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讓入門止一相鄭注曰至而三讓讓入當門也若依賈說則出入當在兩闑之閒主國之君在東來朝之君在西皆不當兩扉交處則反在旁而不在中矣不與君入必中門之說相刺謬乎廣雅云夾

近也上介近闌故注謂之夾闌非謂與君夾闌之左右也故注但云上介夾闌而不云上介與君夾闌則非取左右相夾之義可知若謂上介與君夾闌而行則是君亦拂闌矣司儀疏云朝君入由闌西亦拂闌與鄭注君入必中門不合其說甚誤君入當椐闌之間未嘗拂闌也君與介尚何尊卑之別乎或說非

工部都水司郎中臨川李秉綬刊

皇清經解卷一千一百九十五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經義述聞春秋左傳上　高郵王尚書引之著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隱五年左傳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釋文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引之謹案一本是也此以鳥獸二字絕句其字下屬爲義言鳥獸固畋獵時所射若其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鳥獸也文義甚明

宋衞實難　求而無之實難　人犧實難

六年傳宋衞實難鄭何能爲文六年傳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昭二十二年傳人犧實難已犧何害周語同晉語夫戮出於身

實難自他及之何害引之謹案實是也爾雅寔是也寔與實通難患也韋注齊語曰患難也廣韻難奴案切患也宋衞實難者言唯求而無之是患也人犧實難者言唯他人爲犧是患也人喻子猛犧喻見寵夫戮出於身實難者言唯戮出於身是患也昭元年傳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言吾唯不能是患也文義正與此同杜注宋衞實難云可畏難也尙與憂患之義相近其注求而無之實難云難卒得傳已云求而無之矣何須更言難卒得乎注人犧實難云不宜假人以招禍難賓起言子猛見寵是吾所患豈招禍難之謂乎韋注周語云人犧謂難也爲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亦未達賓起語意韋注晉語夫戮出於身實難云難居也晉語但言難不言難居何得增字以解之乎此皆不知難之訓患故臆爲之說而卒無一當

也古人多謂患爲難詳見非無賸之難下

從自及也　荀伯不復從

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杜注曰從隨也引之謹案隨自及也殊爲不詞從疑當作徒言長惡不悛無害於人徒自害而已隸書從字作從形與徒相似故徒譌作從齊風載驅簋徒爲淫亂之行釋文徒一本作從劉子天瑞篇會於道或作徒呂氏春秋禁塞篇會於道從釋文從一本作徒莊子至樂篇會於道從釋文從本作從弟子傳壞駟赤字子徒鄭國字子家語七十二弟子篇徒並作從史記仲尼弟子篇徒並作從又成十六年傳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簚之役先軫不反命郤之師荀伯不復從杜注曰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釋文從徐子容反音或如字家大人曰杜言不復故道故徐讀從爲蹤跡之蹤不復蹤之語殊爲不詞若從讀如字則不復從下須加故道二字而其義始明且林父兵敗

而歸未必不由故道也從蓋亦徒字之誤邶之敗舟中之指可掬則徒眾之不反者多矣故云不復徒不振旅不反命不復徒三者相對爲文晉語作邶之役三軍不振旅亦指徒眾而言

惡之易也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杜解惡之易曰言惡易長家大人曰杜讀易爲難易之易而以長字增成其義殆失之迂矣案易者延也謂惡之蔓延也大雅皇矣篇施于孫子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爾雅弛易也郭注曰相延易盤庚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謂延種于新邑也秦策曰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謂延患於後也魯語曰譬之如疾余恐易焉韋注疾厲也謂禍之相延亦如疫厲之相延也上文曰長惡不悛從自反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惡之延易禍及於身而不可救正如火之燎原而不可撲滅故引商書以明之惡之延易亦如草之滋蔓而不可除故又引周任之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畏其易也正取延易之義也東觀漢記載杜林疏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亦是除惡務盡

發幣于公卿

七年傳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正義曰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引之謹案發幣猶致幣也呂氏春秋報更篇因發酒於宣孟高誘注曰發猶致也周語劉康公聘于魯發幣於大夫晉羊舌

胙聘于周發幣於大夫魯語賓發幣於大夫義並同

宋公不王　諸侯有王

九年傳宋公不王杜注曰不共王職莊二十三年傳曹劌曰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代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杜以諸侯有王爲從王事家大人曰諸侯見於天子曰王王之言往也往見於天子也宋公不朝周語曰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脩名有不王則脩德諸侯有王王有巡守猶言宋公不王猶言諸侯有朝王有巡守上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謂諸侯相朝也此言諸侯有王謂諸侯朝於天子也故魯語載曹劌之言曰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商頌殷武篇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鄭箋曰世見曰王曹風下泉篇四國有王箋曰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周官大行人凡諸侯之王事鄭注曰王事以王之事來也引詩莫敢不來王小行人凡諸侯入王鄭眾注曰入王朝于王也引左傳宋公不王及諸侯有王王有巡守周語曰向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辱在寡人

十一年傳君與滕君辱在寡人杜注不解在字引之謹案爾雅曰在存也存問之也周官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大戴禮朝事篇存作在聘禮記曰子以君命在寡君鄭注曰在存也襄二十六年傳曰吾子獨不在寡人杜注曰在存問之也又成四年傳曰君若辱在寡君襄三十一年傳曰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昭二十八年傳曰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
吳語曰必率諸侯以顧在余一人竝同此義

不能共億

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爲功乎杜注曰共爲給億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
給億安也家大人曰杜訓共爲給億爲安給與安各爲一意則文不相屬今案共字當讀去聲共億猶今人言相安也一二父兄不能共安猶下文言寡人有弟不能和協也言寡人尚不能安同姓之臣而況敢以許爲己有乎

日失其序

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家大人曰序與敘同爾雅曰敘緒也周頌閔予小子篇繼序思不忘毛傳曰序緒也魯頌閟宮傳曰緒業也

隰郕

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杜注隰郕曰在懷縣西南釋文郕尚征反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懷有隰城注曰左傳曰王取鄭隰城取當與杜預曰在縣西南僖二十五年傳曰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引之謹案古城字多作成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曲城圉侯蟲達漢表城作成漢書地理志勃海郡阜城司隸校尉魯峻碑城作成又高成續漢書郡國志成作城是也蓋古本作隰成後人因與上文溫原絺樊連讀而誤以隰成爲二邑名遂於成旁加阝不知成爲城之偁字隰成猶言京城亳城成非邑名也譌誤之中可以想見古體若使原文徑作城字

則義已顯著不得誤爲郝矣

登降有數

桓二年傳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杜注曰登降謂上下尊卑引之謹案登降以數言之非以位言之也登謂增其數降謂減其數也昭三年傳陳氏三量皆登一焉杜注曰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廣雅釋詁也釋與降同襄二十六年傳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是增謂之登減謂之降也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歲登下其死生鄭注曰登上也下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登下猶言登降皆謂增減之也登降有數者若藻有五采三采二采旂有十二旂九旂七旂五旂纓有十二就九就七就五就尊者增其數卑者

減其數也杜注未得傳意

滅德立違

今滅德立違杜注曰謂立率督違命之臣家大人曰違邪也與回邪之回聲近而義同小雅小旻篇靜言庸違文十八年左傳作靖言庸回雅大明篇厥德不回毛傳回違也堯典昭二十六年左傳君無違德論衡變虛篇作回德立違謂立姦回之臣上文曰昭德塞違正義曰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案孔以違爲違邪是也而又云使下文曰昭違亂之賂違命止息則以杜言違命而遷就其說耳器於大廟又曰君違不忘諫之以德是違爲邪也故下文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六年傳曰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謂無邪心也襄二十六年傳曰正其違而治其煩謂正其邪也昭二十年傳曰動無違事謂無邪事也二十六年傳曰君無違德謂

無邪德也周語曰動匱百姓以違其違晉語曰若有違質教將不入韋注竝曰違邪也滅德立違與昭德塞違正相反則違非違命之謂也孳督之事豈止於違命而已乎

王亦能軍

五年傳王亦能軍杜注曰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引之謹案王已傷矣尚安能殿自古軍敗而殿皆羣臣爲之不聞王矦身自爲殿也亦當爲不字形相似而誤此言王之餘師不復能成軍耳宣十二年傳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正與此同試連上文讀曰蔡衞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不能軍皆甚言王師之敗也若云王亦能軍則與上文隔閡矣試連下文讀曰王不能軍祝聃請從之是聃以王不能軍故欲乘其敝也哀十一年傳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矣有請從之三正與此同若云王亦能軍則又與下文隔閡矣

始殺而嘗

杜注曰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正義曰賈服始殺唯據孟秋不通建酉之月引之謹案賈服二家之說是也月令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此言其盛非言其始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是陰氣始殺在建申之月也月令又曰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鄭注曰黍稷之屬於是始孰管子

輕重已篇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孰天子祀於大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是嘉穀始孰嘗於宗廟亦在建申之月故春秋繁露曰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何得以爲建酉之月乎且上文啓蟄而郊杜以爲建寅之月龍見而雩爲建巳之月下文閉蟄而烝爲建亥之月皆春夏與冬之孟月則此當爲孟秋建申之月明甚正義曰以上下準之始殺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已得之矣而又云建酉者言其下限則曲徇杜氏之失也正義又曰釋例引詩兼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案白露爲霜則九月霜降時矣九月斗建戌不建酉豈酉月始殺之證乎釋例之說殆不足據當從古注以爲孟秋

日虞四邑之至　始吾有虞於子

十一年傳且曰虞四邑之至也杜注曰虞度也家大人曰方言曰虞望也廣雅同言曰望四邑之至也昭六年傳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杜注曰虞度也言滙度子產以爲已法案虞亦望也言猶也吾有望於子今則無望矣

天之不假易

十三年傳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杜注曰言天不僭貸慢易之人家大人曰假易猶寬縱也天不假易謂天道之不相寬縱也僖三十三年傳曰敵不可縱史記春申君傳敵不可假秦策作敵不可易是假易皆寬縱之意也賈子道術篇曰包衆容易之謂裕是易與寬容同義廣雅曰假敗也敗與易古字通

兩政

十八年傳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杜注竝后曰妾如后注匹嫡曰庶如嫡注兩政曰臣擅命注耦國曰都如國引之謹案杜釋兩政與上下文異義非也政非政事之政謂正卿也爾雅曰正長也正卿爲百官之長故謂之正襄二十五年傳齊人賂晉六正杜彼注曰三軍之六卿是也閔二年傳君與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注曰國政正卿也見史記晉世家集解哀十五年傳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杜彼注曰故政輒之臣史記衞世家作莊公欲盡誅大臣周語咎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韋注竝曰升爲正卿是正與政通也兩政者寵臣之權與正卿相敵也曰竝曰匹曰兩曰耦皆相敵之辭閔二年傳曰內寵竝后卽此所云竝后也曰嬖子配適卽此所云匹嫡

也曰大都耦國卽此所云耦國也曰外寵二政卽此所云兩政也政正卿也外寵之竝於正卿亦猶內寵之竝后嬖子之配適大都之耦國故曰竝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韓子說疑篇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竝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孽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此尤其明證矣管子君臣篇內有疑妾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義與韓子同杜於竝后匹嫡耦國皆依閔二年傳爲訓而於兩政獨曰臣擅命則誤以政爲政事故耳

徒人費

莊八年傳誅屨於徒人費引之謹案徒當爲侍字之誤也侍人
卽寺人秦風車鄰篇寺人之令釋文寺本或作侍僖二十四年
左傳寺人披釋文寺本又作侍昭十年傳寺人柳釋文
寺又作侍二十五年傳侍人僚祖釋文侍本亦作寺襄二十九
年穀梁傳寺人也釋文寺人本又作侍侍人又襄二十五年左傳
侍人賈舉昭二十一年傳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宏僚哀二
十五年傳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孟子萬章篇侍人
瞯環竝與寺人同顏師古匡謬正俗强爲分別非也下文鞭之見血與齊莊公鞭侍人賈
舉相類又曰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明是侍人給事宮中者漢
書古今人表作寺人費是其明證也下文石之紛如孟陽皆侍
人也不言侍人者蒙侍人費之文而省也若作徒人則文字相
承之理不見且徧考書傳豈有徒人之官乎杜於石之紛如孟
陽竝注曰小臣而徒人費無注且僖二年齊寺人貂注曰寺人
內奄官成十七年寺人孟張注曰寺人奄士而此獨無注蓋所
見本已誤爲徒人故疑而闕之也釋文出徒人費三字顏師古
注漢書寺人費曰卽徒人費也廣韻人字注曰亦複姓齊有徒
人費元和姓纂同皆據誤本左傳也管子大匡篇作徒人費亦
後人據左傳改之

伯父無裏言

十四年傳鄭厲公使謂原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
寡人寡人憾焉杜解無裏言曰無納我之言家大人曰無裏言
謂不通內言於外非謂無納我之言也襄二十六年傳衛獻公
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寡人怨矣對曰臣不能貳通外內之
言以事君臣之罪也不通外內之言卽所謂無裏言

命之宥　命晉侯宥

莊十八年傳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注曰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正義曰命之宥者命之以幣物所以助歡也禮主人酌酒於賓曰獻賓荅主人曰酢主人又酌以酬賓曰酬謂之酬幣蓋於酬酒之時賜之幣也引之謹案杜謂以幣物助歡者蓋據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也侑與宥通然聘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賓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是侑幣用於食禮非饗禮所用也且如杜說命以幣物以助歡則傳當云命宥之不當云命之宥也尋文究理殆有未安今案爾雅曰酬酢侑報也則侑與酬酢同義命之侑者其命虢公晉侯與王相酬酢與或獻或酢有施報之義故謂之侑命之侑者所以親之也僖二十八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晉侯宥其爲命晉侯與王相酬酢較然甚明若謂助以幣帛則傳但云王享醴宥之可矣何須云命晉侯宥乎杜注曰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失之　又僖二十五年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晉語作王饗醴命公胙侑胙卽酢之俗字蓋如賓酢主人之禮以勸侑於王故謂之酢侑與而韋注乃以胙爲賜祭肉時當饗醴安得有祭肉之賜乎韋又云命加命服也侑侑幣皆失之傳所言者饗禮也而解者乃當以食禮之侑幣雜以吉禮之賜胙失傳意矣

馬三匹

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引之謹案古無以三馬賜人者三當爲三三古四字

脫去一畫耳文侯之命曰用賚爾馬四匹小雅采菽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乘馬四馬也覲禮曰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下四是也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故侯之賜數不與公同昭六年傳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是其例也竹書紀年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玉十穀馬八匹（今本八誤作十從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作十）然則賜玉五穀者馬當四匹矣

正班爵之義

二十三年傳朝以正班爵之義飫長幼之序釋文義字無音家大人曰義讀爲儀正義曰朝以正班爵之等義等義即等儀孔讀得之周官司士云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是也舊本北堂書鈔禮儀部二引此正作儀（陳禹謨從今本改儀爲義）古書多以義爲儀說見禮記別之以禮義下

東關嬖五

二十八年傳驪姬嬖欲立其子睼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杜注曰姓梁名五在閨閫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倖視聽外事引之謹案外嬖對內嬖而言（僖十七年傳內嬖如驪姬內嬖也二五外嬖也二字統二五言夫人者六人）之東關下不當復有嬖字梁五既稱其姓曰梁東關五不應獨略其姓廣韻東字注曰漢複姓左傳晉有東關嬖五則東關爲姓矣既以東關爲姓則東關下愈不當有嬖字如梁五以梁爲

姓而謂之梁嬴五可乎漢書古今人表正作東關五韋昭注晉語亦曰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是古文無嬴字之明證杜注皆失之

龍涼

家大人曰閔二年傳龍涼冬殺金寒玦離上字與下字義竝相因龍既爲雜則涼亦爲雜也說文牦白黑雜毛牛也犦牛也春秋傳曰牦犦又曰酏雜味也牦與龍同義犦酏與涼同義是龍涼皆雜也

五侯九伯

引之謹案僖四年傳五侯九伯其說有三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曰周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大公於齊兼五侯

地漢書諸侯王表作大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蓋謂晉國兼有五侯九伯之地此一說也正義曰鄭元以爲周之制每州以一侯爲牧二伯佐之九州有九侯十八伯大公爲東西大伯中分天下者當各統四侯半一侯不可分故言五侯其伯則各有九耳此一說也邶風旄邱正義引服虔注曰五侯公侯伯子男九伯九州之長杜預與服同此又一說也案下文女實征之非謂滅其國而有之也馬班之說殊非傳意鄭君之說則正義以爲校數煩碎非復人情服杜以五侯爲公侯伯子男九伯爲九州之長案王制曰八州八伯鄭志張逸問曰九州而八伯者何荅曰畿內之州不置伯見王制正義然則方伯唯八州有之不得言九伯也今案侯伯謂諸侯之七命者五等之爵公侯伯子男曰

侯伯者舉中而言天下之侯不止於五伯亦不止於九而曰五侯九伯者謂分居五服之侯散劍九州之伯若堯典五刑有服謂之五服五流有宅謂之五宅禹貢九州之山川謂之九山九川也侯言五伯言九互文耳五服卽九州也又案子長孟堅言齊有五侯九伯之地者謂侯爵之國五伯爵之國九而齊兼有其地也其說五九則非其說侯伯則是蓋當時說左傳者皆不以侯爲諸侯伯爲方伯也

漢水以爲池

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經義雜記曰釋文作漢以爲池云本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衍字案杜注云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則方城者山名漢者水名傳文漢不言水猶方城不言山也家大人曰臧說是也他書所引多作漢水以爲池蓋後人依已衍之傳文加之也商頌殷武正義引服注云方城山也漢水名若傳文本作漢水則服注爲贅語矣自唐石經依或本加水字而各本皆沿其誤

雖衆

雖衆無所用之家大人曰雖衆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唐石經脫去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本皆沿其誤商頌殷武正義周官大司馬疏文選西征賦注白帖五十三五十八太平御覽州郡部十四引此竝作雖君之衆

輔車相依

五年傳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服注曰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見衞風碩人篇正義杜注曰輔頰輔車牙車家大人曰釋名曰輔車其骨强所以輔持口也或曰牙車牙所載也或曰頷車頷含也口含物之車也或曰頰車亦所以載物也或曰鬠車鬠鼠之倉積於頰人倉似之故取名也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然則牙車或謂之頷車或謂之輔車輔車是一物不得分以爲二也杜以輔爲頰車爲牙車始不可通服謂頷車與牙相依亦與傳不合傳云輔車相依不云輔車與牙相依也此皆因下句言脣齒遂致以輔車爲頷車耳余謂脣亡齒寒取諸身以爲喻也輔車相依則取諸車以爲喻也小雅正義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則車之有輔甚明呂氏春秋權勳篇宮之奇諫虞公曰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云若車之有輔則爲載物之車而非牙車矣說文車部輔字剡於轅軸二字之閒云春秋傳曰輔車相依繫傳如是大徐本刪春秋傳曰輔車相依八字而移人頰車也四字於前以代之又退輔字於從車甫聲又剡一說云人頰車也人上脫一曰二字　許部末轟字上引春秋傳輔車相依以爲從車之正義而人頰車也下則不引春秋傳則春秋傳之取喻於車不取喻於頰車較然無疑服杜二家何不考於小雅呂覽之文而輒以爲牙車乎虞翻注艮六五亦誤以頰車爲輔車相依之重見集解　又案高誘注呂覽云車牙車也各本脫下車字輔頰也全與杜氏注同葢後人以杜注改之也彼文既言若車之有輔

云云下乃云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則取喻之不同類可知高氏不應不察而以車之有輔爲齒頰之屬也

神必據我

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杜注曰據猶安也引之謹案據依也揜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皆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宮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藐諸孤

九年傳以是藐諸孤杜注曰言其幼稚今本作幼賤乃後人所改時奚齊已立爲太子不得言賤正義曰言年既幼稚縣藐於諸子之孤則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孤也是小兒笑乃釋孩字出說文非釋藐字俗本文選注脫孩字而以藐爲縣藐諸爲諸子以是縣藐諸子孤斯爲不詞矣文選寡婦賦注引注亦作幼稚今改正與諸子

縣藐顧氏甯人杜解補正曰藐小也惠氏定宇補注曰案呂忱字林曰藐小兒笑也文選注顧君訓藐爲小亦未當引之諱案杜

婦賦孤女藐焉始孩李善注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孩小兒笑

惠遂以藐爲小兒笑其失甚矣顧訓藐爲小是也藐之言杪也杪小也廣雅杪眇藐小也但未解諸字今案諸郎者字也者與諸古字通郊特牲曰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或諸郎或者士虞禮注作或者遠人乎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詩世道者孝悌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亦諸也爾雅釋魚龜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句果後弇諸句玁諸亦者也藐者孤猶言羸

者陽耳 周語此贏者陽也韋注贏弱也又詩言彼茁者葭彼姝者子彼蒼者天有頍者弁有菀者柳有芃者狐有卷者阿文義竝與此相似

不可以貳　不能苟貳　臣不敢貳　好學而不貳

不貳其命

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貳引之謹案貳當爲貳貳者忒之借字詳見詩士貳其行下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言不濟則以死繼之吾已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變改也襄二十六年傳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貳亦當爲貳言受納君之命於先人不可以變改也昭二十年傳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貳亦當爲貳言奉初命以周旋不能變改也又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貳亦當爲貳言奉寡君之命不敢變改也又昭十三年傳好學而不貳貳亦當爲貳言好學始終不變也射義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是也二十六年傳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貳亦當爲貳廣雅忒差也不貳其命者言其命不差也說苑權謀篇引詩云皇皇上帝其命不忒是也古貳字多誤爲貳互見詩士貳其行禮記衛離不忒下

應乃懿德

十二年傳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正義曰應當也言我當女美德引之謹案訓應爲當於義無取廣雅曰應受也言我受女美德而不忘也古訓應爲受說見尚書應保殷民下

受下卿之禮

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家大人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

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注卒受本位之禮卒受二字卽本於正文白帖五十九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四引此竝作卒受下卿之禮史記周本紀同

感憂以重我

十五年傳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引之謹案重字義不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動我也杜注不釋重字釋文重字無音至下句重其怒也始云重直用反則此句作動不作重可知動字易曉故杜不加訓釋若是重字則文義難解不得無注矣動惟徒孔切一音人所共知故不須作音若是重字則有直龍直隴直用三切之異不得無音矣左傳動字釋文皆不作音如桓五年僖動而鼓文十二年使者曰動而言肆以是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釋文皆無音其他亦然知其爲動也唐石經始誤爲重

其卜貳圉也

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杜注曰貳代也引之謹案古無訓貳爲代者貳當爲貳貳與代古同聲廣韻貳他得切古音轉入去聲則他代切五經文字貸他代反相承或俗爲貳字說文貳從人求物也卽今俗貸字貸從代聲貳代亦從弋聲晉語曰其改置以代圉也此傳曰其卜貳圉也貳卽代之俗字也貳貳字相似學者多見貳少見貳故貳譌爲貳矣鄭注坊記引此作貳而解爲君之貳坊記唯卜之曰稱二君鄭注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彼正義曰卜副貳之子圉令爲君則卜貳圉下必增貳圉也

爲君二字而其意始明其失也迂矣且晉語之文正謂代立非謂副貳也蓋鄭所見本已譌作貳故說之未確惠氏左傳補注反以鄭說爲是

失之史記晉世家晉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圉則史公所見傳文已譌作貳故直以貳圉爲立子圉而改其文云卜曰立子圉不知傳文本作其卜貳圉故晉語作其改置以代圉韋昭注曰欲令更立他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避位以感羣下其說是也段氏說文壑字注云以代圉謂用世次當立之圉大誤定八年傳衞靈公謂大夫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語意正與此同是此傳之貳亦謂卜他公子以代子圉非謂卜立子圉也史公之改誤矣杜以晉語之代釋此傳之貳亦未知貳爲貳之譌貳之譌貳爲代之俗也書傳貳字多有譌作貳者詳見詩

其儀不忒禮記緇衣離不貳下

宗邱

敗于宗邱杜注曰邱猶邑也敗不出國近在宗邑引之謹案昭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邱與此同名杜彼注曰宗邱楚地則此宗邱亦晉地蓋卽韓原之別名猶夾谷一名祝其虎牢一名制也杜氏春秋土地名曰韓韓原宗邱三名故韓國此說得之釋名釋邱曰宗邱邑中所宗也則宗邱乃邱名蓋韓原之地有邱曰宗邱故韓原又名宗邱也

姪其從姑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杜注曰兌下震上歸妹變而之睽史蘇占之曰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杜注曰震爲兌下離上睽歸妹上六

木離爲火火從木生離爲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質秦引之謹案火卽離也不得已爲姑而又爲姪杜說非也今案震以陽爻爲主而陽爻在下離以陰爻爲主而陰爻在中離之陰爻高於震之陽爻一位故震以男而爲姪離以女而爲姑是伯姬與子圍爲姑姪之象也此以爻之高下爲其行輩與說卦傳所謂震爲長子離爲中女者殊義何得以震兄離妹說之乎凡卦變而之他則曰從閔元年傳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杜注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震爲土車從馬杜注曰震變爲坤坤爲馬襄二十五年傳崔武子筮娶棠姜遇困之大過杜注曰坎下兌上困巽下兌上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曰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是變而之他則曰從也然則姪其從姑亦取震變爲離之義所從之卦當爲離從之卦當爲震離爲姑而震爲姪明矣

懷公命無從亡人

二十三年傳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家大人曰懷公下脫立字則與上句不相承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凡諸侯卽位必書某公立此不書立亦與全書之例不符太平御覽人事部五十九治道部二兩引此文皆作懷公立命無從亡人則宋初本尚有未脫立字者史記晉世家云九月惠公卒大子圉立是爲懷公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其文皆出於左傳史記之大子圉立卽左傳之懷公立也則傳文原有立字明矣

波及晉國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波字杜無注家大人曰波讀爲播鄭注禹貢云播散也言散及晉國者也波與播古字通禹貢滎波既豬馬鄭王本竝作滎播周官職方氏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管子君臣篇夫水句波而上盡其播而復下言水播蕩而上盡其動搖而復下也莊子人閒世篇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與實喪對文言風播則易以動實喪則易以危也外物篇鮒魚對莊周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司馬彪云謂波蕩之臣波蕩卽播蕩也司馬相如上林賦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與震動對文張衡西京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陁堵波盪與陁堵對文蕩波卽波盪波

盪猶播蕩耳此皆古人假波爲播之證學者失其讀久矣

臣之罪甚多矣　行者甚眾　懼者甚眾矣

家大人曰僖二十四年傳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甚當作其臣之罪其多矣語意已足不必言甚多也晉語作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怨其多矣是其證又行者甚眾豈唯刑臣甚亦當作其言君若念舊惡則行者其眾矣其者將然之詞此時尚未有行者不得言甚眾也釋文曰一本甚作其是其證又國君而讐匹夫懼者甚眾矣甚亦當作其釋文曰懼者其眾矣本或作甚眾矣晉語作懼者眾矣則作其眾者是也

丁未朝于武宮

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引之謹案丁未下當有入于絳

三字而今脫去武宮在絳不在曲沃必先入于絳而後朝于武宮若但言入于曲沃而不言入於絳則似以武宮爲曲沃之廟矣且卽位必於國中豈有言入于曲沃而不及入于絳者乎晉語載此事正作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卽位于武宮是其明證武宮在絳者曲沃自武公始爲晉矣而徙絳（漢書地理志河東郡絳縣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故於絳立武宮也宣二年傳趙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立之者卽位於絳也成十八年傳晉欒書使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庚午盟而入辛巳朝于武宮盟而入者入于絳也則其朝于武宮非絳宗廟而何韋昭不悟億傳之朝于武宮在入于絳之後乃謂武宮在曲沃疏矣（辯見晉語蒸于武宮下）

弔二叔之不咸

曾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杜注曰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正義曰昭六年傳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彼叔世爲三代之末知此二叔亦二代之末疏其親戚以至滅亡也二代之末疏其親戚周公創其如此故制禮設法親其所親廣封兄弟以自蕃衛也鄭眾賈逵皆以二叔爲管叔蔡叔傷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元詩箋亦然案其封建之申方有管蔡豈傷其作亂始封建之焉融以爲夏殷叔世故杜同之引之謹案叔世二字相連爲義不得去世而稱叔昭六年傳三辟之興皆叔世也

如去世字而云皆叔也則所謂叔者何所指乎周語曰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晉語曰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又曰夫三季王之亾也宜如去代字而云若二季矣去王字而云雖當三季三季之亾則文義不明以是推之二代之叔世不得但稱爲二叔明矣而云二叔二代之末世其不可通一也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則當云弔二叔世之親戚不戚其義乃著今不明言親戚而但曰不戚則所不戚者何人何事乎二十二年傳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如去兄弟二字而但云吾之不協其可曉乎其不可通二也馬杜二家之說未爲允當當以鄭賈之義爲長詩序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戚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正義曰戚和也戚與誠同說文和也言周公閔傷管蔡二叔之不和睦流言作亂用兵誅之致令兄弟之恩疏曹植求通親親表亦云曾周公弔管蔡之不戚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是也二叔卽管蔡而下文封建又有管蔡者二叔雖誅而其國不除仍封建其後嗣正義謂管蔡是武王封以武王克殷周公爲輔故歸之周公非也定四年傳管蔡啓商慙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是也管叔之後復封雖無明文而管蔡並在周公封建之列則不除其國可知史記管蔡世家曰管叔誅死無後非也管蔡始封在武王時至作亂被誅仍封建其後親親之道也上云二叔下云管蔡意義本不相礙何須訓爲二代之叔世乎

以狄師攻王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引之謹案下文始以狄師伐周則此攻王者非狄師也狄師二字蓋因下文而衍當作遂奉大叔以攻王蓋穨叔桃子先奉大叔以攻王欲以大叔代王也因國人納王而弗克故是年之秋又以狄師伐周立大叔耳遂奉大叔以攻王猶莊十九年傳五大夫奉子穨以伐王也

子臧之服

子臧之服不稱也夫釋文服作及云一本作服家大人曰作及者是也及謂及於難桓十八年傳周公弗從故及杜注及於難也凡傳言及者皆放此言子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由服之不稱也不稱也夫是推原其所以獲禍之故昭元年傳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語意與此相似但言不稱而不言服者蒙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也子臧之服不承上身之災也而言下文自詒伊感其子臧之謂矣又承子臧之及而言若作子臧之服則非其指矣服字右半與及相似又涉上文兩服字而誤

商密

二十五年傳楚鬬克屈御寇以申息之師成商密杜注曰商密今南鄉丹水縣引之謹案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即商密也古字商與章通柴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音章呂氏春秋勿躬篇弦章韓子外儲說作弦商是也志言有章密鄉正以其爲春秋地名也而劉昭無注蓋不知商與章之通俗是以失引左傳耳

鎛簡二十八字

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文公之好且及苗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咎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故使處原引之謹案晉侯以下二十八字當在衛人平苗于我之前其曰故使處原正義趙衰爲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在下耳

咎趙衰以壺飧從徑餕而弗食

杜讀至徑字句絕云徑猶行也咎趙衰以壺飧從絕句讀徑爲經連下句乖於杜釋文徑古定反一讀以壺飧從徑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正義曰杜以傳文爲徑故謂經歷餕餘下屬爲句輒改其字以規杜氏非也武進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案顧氏隸辨徐氏紀產碑雖直徑菅徑菅即經管也史記高祖本紀夜徑澤中索隱曰徑舊音經楚詞招魂經堂入奥經一作徑蓋古通用當從劉炫伯讀作經下屬爲句家大人曰臧說是也史記廿茂傳今之燕必經趙秦策經作徑大宛傳經匈奴索隱本經作徑是古字多以徑爲經也韓子外儲說左傳以此爲箕鄭事云箕鄭挈壺餐而從亦以從字絕句下云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始言迷而失道繼言飢而道泣終言寢餓而不敢食則爲時已久矣故傳約言之曰經餕而弗食

曰稱舍於墓

二十八年傳驟與人之謀曰稱舍於墓正義曰此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謂涉下文輿人之誦曰而誤也家大人曰曰字

亦涉下文而衍鄭注射義曰稱猶言也與人之謀言舍於墓也稱上不當復有曰字唐石經已誤衍通典兵十五太平御覽兵部四十五引此皆無曰字

三百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釋文百音陌引之謹案百陌古字通陌者橫越而前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緒頭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廣韻趙莫白切趙越也郭璞江賦曰鼓枻迅越趙濮截洞與陌字聲義正同杜訓百爲勸正義謂每跳皆勉力竝失之

以亢其讎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杜注曰亢猶當也讎謂楚也家大人曰杜訓亢爲當故以讎爲楚其實非也周官馬質綱惡馬鄭司農曰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亢御也禁也則自先鄭已誤解此言亢者扞蔽之意亢其讎謂亢楚之讎也楚之讎謂宋也亢楚之讎者楚攻宋而晉爲之扞蔽也晉語曰未報楚惠而抗宋是其明證矣韋注抗扞也抗與亢通劉子黃帝篇釋文曰抗或作亢凡扞禦人謂之亢爲人扞禦亦謂之亢義相因也昭元年傳曰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又曰吉不能亢身勇能亢宗杜注亢蔽也二十二年傳曰無亢不衷以獎亂人皆是扞蔽之義

請與君之士戲

惠氏祐注曰朱國禎曰戲者兵也三軍之號所云戲下是也若云以兵見耳林堯叟謂得臣輕用民命便解作戲弄之戲夫得臣亦英雄豈有此失引之謹案林固失之而朱亦未爲得也說

文戲兵也從戈虛聲則戲乃兵器之名請與君之士兵豈復成文義乎若以爲戲下之戲則愈不可通漢書高帝紀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顏師古注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許宜反亦讀曰麾漢書通以戲爲麾字是戲乃旌旗之名請與君之士旗文義尚可通乎今案戲角力也晉語少室周爲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弗勝致右焉韋注曰戲角力也戰有勝負角力亦有勝負故比戰於戲晉語又曰夷吾之少也戲不過所復億九年左傳作夷吾能鬬不過是戲卽鬬鬬卽角力也

鞾韎鞨鞸

鞾韎鞨鞸杜注曰在胸曰韎襏文韎以刃反說文云引軸也正義曰此注與說文不同蓋以時驗爲解也家大人曰韎當爲靺

說文靺當膺也與杜氏在胸之訓正合墨子魯問篇曰鼓鞭於馬靳是也靳韎草書相似易以譌溷故靳誤作韎詩小戎傳游環靳環也釋文靳本又作韎沈重曰舊本皆作靳靳者游在驂馬背上以驂馬外轡貫之以止驂之出左傳云如驂之有靳無取於韎也是亦靳誤爲韎者

以相及也

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杜注曰以惡相及引之謹案及字之義不明故杜增成其義曰以惡相及然傳文但言相及不言以惡也今案及當爲反字之誤也呂氏春秋先已篇反其天年高義篇宗今本反字竝譌作及史記蔡澤傳必宏內反於心淮南詮言篇莫能反乘至盛而不反道理泰策反譌作及相反謂相違韋注周語曰反違也上文曰使皆降心以相從也從與違義正相對上文曰以相從

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相從則協相反則不協矣僖五年傳曰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宣十五年傳楚子使謂解揚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哀二十七年傳曰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懲之晉語曰成而反之不信趙策曰趙使姚賈約韓魏韓魏反之淮南詮言篇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高注曰反背叛也義並與此同

昌歜

三十年傳鬱有昌歜杜注曰昌歜昌蒲菹釋文歜在感反正義同杜解補正曰顧氏玉篇有歜字徂敢切案敢當爲感釋文正歜字收於上聲四十八感不收於四十九敢義俱音在感反廣韻昌蒲菹也然則傳之昌歜正合此字而唐人已誤爲歜廣韻亦誤以上杜解補正段氏說文注曰歜尺玉切昌蒲氣辛香以爲菹其氣觸鼻故名昌歜歜之讀在感反者語之轉也歜與歜皆可讀屋沃本韻之音非必定當在感反也引之謹案廣韻八聲一屋歜說文本才六切歜歜也才六之音轉爲在感乃幽侵二部之通歜音才六反於古音屬幽部又音在感反於古音屬侵部二部古或相通頗六切凹虎視眈眈與逐爲韻洪範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睿作聖頌類可任兮與醜爲韻說文夙古文作㝵從丙聲又作㣎從丙聲丙聲丙讀若三年導服之導一曰火求省聲讀若三年導服之導皆其證也歜從毳聲廣韻毳七宿切而音在感切猶毅從垄聲垄力竹切於古音屬幽部少牢饋食禮下篇古文毅作尋則屬侵部幽侵二部相通故毅以垄爲聲小徐改爲熱省聲大徐又刪聲字皆非也而音徐鹽切毳垄皆以去爲聲也若從蜀聲之字偏考諸書無讀入侵部者以是知其當從毳不當從蜀也特以歜字或省作歜說文毳從穴毳省聲或作毳不省則從毳聲之字亦可省而爲毳　毾字隸書作罨與蜀相似故傳寫者誤作歜史記倉公

傳旰氣濁而靜心氣濁躁而經賢氣有時閒濁心脈濁四濁字徐廣竝云一作黮可知黮與蜀字常相亂也歜爲歡之誤歡爲歡之省依字正當作歡爲左傳音者有服虔嵇康高貴鄉公諸家玉篇作歡音徂感反蓋師承有自矣廣韻雖誤作歜而亦音徂感切孔氏正義亦云此昌歜之音相傳爲在感反段氏乃欲改爲尺玉切而云香氣觸鼻故名昌歜我未之前聞也

必親其共

三十一年傳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家大人曰必親其共共字義不可曉當是先字之誤先字隸書作先形與共字相似言諸侯之使來分曹地晉必親其先至者而多與之地若後至則無及於事故下文曰不速行將無及也魯語載重館人之言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是其明證矣先字不煩音釋故杜無注陸亦無音若是共字則不得無音釋也唐石經始誤作共

必狄是閒

三十二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狄是閒余收爾骨焉杜解必狄是閒云以其深險故引之謹案杜意謂蹇叔以二殽深險故料其子必狄是閒此非傳意也必狄是閒余收爾骨者言汝必在此閒戰狄不可在他處狄有定所乃可收爾骨也二十三年公羊傳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狄必於殽巖吾將尸爾

焉（穀梁傳略同）呂氏春秋悔過篇蹇叔謂其子曰女从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皆其證矣宣十二年傳逢大夫指木謂其二子曰尸女於是事亦與此相類

具圃

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七經孟子考文曰宋板圃作圃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案初學記河南道所引是具圃水經濕水下所引是具圃新校本乃改作具圃今以杜注攷之云原圃具圃皆圃名若是具圃杜必不如是下注即注亦止云原圃亦圃名可矣以此知作具圃爲是校勘記曰考文所謂宋板即此本也（謂宋慶元本）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圃案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及諸刻本皆作圃家大人曰作具圃者是也作具圃者涉注文圃名而誤耳注本云原圃具圃皆圃名正義釋注本云原圃地名以其地爲圃知與具圃皆圃名也（下文圃者所以養禽獸云云是釋注中圃字非釋經文）今本正文既誤作具圃後人遂并注疏之具圃而改之矣據校勘記云此本初刊似作圃後改從圃則初本作圃正與考文所引宋板合後又依唐石經及諸本改圃爲圃耳案淮南地形篇鄭之圃田高注引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道藏本茅本如是劉績本改各本從之）又上文秦之陽紆注曰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此圃字尚未改）此秦有具圃之明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四引作原圃具圃則兩圃字皆誤作圃其資產部四所引正作原圃具圃亦與水經注初學記合後人習於俗本左傳之具圃故見有引作具圃者輒依俗本改之而其

改之未盡者猶可考見原文若鍾山札記及予所引者是也又案圃字之見於經文者若成十八年之築鹿圃昭九年之築郎囿定十三年之築蛇淵囿釋文竝音又其見於傳文者若莊十九年取蔿國之圃以爲囿僖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襄十四年射鴻於囿釋文亦音又此文若本作具囿則釋文亦必有音乃釋文但云囿布古反而不云囿音又則傳文之有囿無囿明矣

其爲从君乎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从君乎杜注曰言以君从故忘秦施顧氏杜解補正曰从君謂忘其先君猶范鞅之言从吾父也此樂祁語非范鞅語見襄二十一年惠氏補注曰其爲从君乎猶言不爲从君乎君在嬪故稱从君則與此从字異義不得以彼釋此也傳明言其爲从君乎何得以其爲爲不爲若云君在嬪故稱从君則下文可謂从君乎又作何解弗思之甚矣

不瞥孟明孤之過也

不瞥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家大人曰不瞥孟明下有曰字而今本脫之不瞥孟明四字及曰字皆左氏記事之詞自孤之過也以下方是穆公語上文穆公鄉師

而哭既罪已而不罪人矣於是不廢孟明而復用之且謂之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云云大夫二字專指孟明而言與上文統言二三子者不同若如今本作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則不替孟明亦是穆公語穆公既以不替孟明爲已過則孟明不可復用矣下文何以言大夫何罪又言不以一眚掩大德乎然則不替孟明曰五字乃記者之詞而大夫何罪云云則穆公自言其所以不替孟明之故也自唐石經始脫曰字而各本遂沿其誤秦誓正義引此無曰字亦後人依誤本左傳刪之文選面征賦注云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此引傳文改替爲廢取其易曉而過字作罪則涉上文孤之罪也而誤　白帖五十九出一眚二字而釋之云孟明敗秦師秦伯不替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二書所引文雖小異而皆有曰字足正今本之誤

或曰文元年傳云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彼文復使爲政是記者之詞若此文不替孟明亦是記者之詞則複矣曰左傳之文固有前後相複者桓六年傳云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大敗戎師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十年傳齊衛鄭來戰于郎下又云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僖五年傳云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

不校踰垣而走遂出奔狄二十三年傳又云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亨其生祿於是乎得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文十八年傳云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呼

文元年傳呼役夫杜注曰呼發聲也釋文呼好賀反引之謹案呼卽吁字說文吁驚也堯典帝曰吁傳曰吁疑怪之辭莊子在宥篇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釋文吁亦作呼檀弓曾子聞之瞿然曰呼釋文呼作吁月令大雩帝鄭注曰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周官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而旁招以茅疏引鄭荅林碩難曰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是吁呼古字通也吁乃驚怪之聲檀弓注以爲虛慮之聲亦非

殺女而立職

宓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陳氏芳林攷正曰韓非子作廢女而立儲說上云黜商臣似作廢字爲允然江芈怒故甚其辭讀者正不必泥也又曰唐劉知幾史通言語篇引作廢女引之謹案韓子及史通並作廢是也上言黜商臣下言能事諸乎則此文本作廢女而立職明矣若商臣被殺又誰事王子職乎劉女傳節義傳載此事曰大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圍王宮亦其一

證也廢字不須訓釋故杜氏無注若是殺字則與上下文不合杜必當有注矣自唐后經始從誤本作殺而史記楚世家亦作殺則後人依左傳改之耳若謂江芈怒而甚其詞則曲爲之說也古字多以發爲廢傳文盍本作發發殺形相近因誤而爲殺矣說苑說叢篇智者不妄發今本發誤作殺者不妄爲勇

卿出竝聘　竝建聖哲　民竝用之　竝有爭心　竝有亂心　竝走羣望　竝走其望　乃竝徵會　竝建母弟　怨讒竝作

引之謹案竝之言普也徧也文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竝聘言徧聘也六年傳竝建聖哲言徧建聖哲也襄二十七年傳天生五材民竝用之言徧用之也昭六年傳民竝有爭心言徧有爭心也三十二年傳俾我兄弟竝有亂心義亦同也七年傳寡君寢疾竝走羣望言徧走羣望也晉語作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二十六年傳諸侯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義亦同也八年傳怨讒竝作言徧作也十四年傳乃竝徵會言徧徵會也二十六年傳竝建母弟以蕃屏周言徧建母弟也竝普徧一聲之轉井九三曰王明竝受其福立政曰以竝受此丕丕基小雅賓之初筵曰既醉而出竝受其福以上三條俱詳見本條下月令曰藜莠蓬蒿竝興皆普徧之義也

秦穆公

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校勘記曰石經無公字足利本亦無案下文云秦穆有焉四年傳其秦穆之謂矣六年傳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宏哉皆無公字諸刻本有者疑衍文家

大人曰此說是也秦穆之稱亦猶齊桓晉文後人不知古人省文之例故輒加公字耳太平御覽人事部八十三治道部十一引此皆無公字

表儀

六年傳陳之藝極引之表儀家大人曰立木以示人謂之表又謂之儀呂氏春秋愼小篇注曰表柱也說文曰儀幹也從木義聲經傳通作儀故爾雅曰儀幹也表儀與藝極義相近皆所以喻法度也緇衣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鄭注言民之從君如景逐表荀子君道篇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是儀卽表也管子形勢解篇曰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韓詩外傳曰智如泉源可以爲表儀者人師也或言表儀或言儀表其義一也杜注曰表儀猶威儀正義曰表章儀飾故猶威儀皆失之

秣馬蓐食

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

六年傳脅倉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脅倉竝與此同

以門賞彤班

十一年傳宋公於是以門賞彤班使倉其征杜注曰門關門征稅也正義曰禮惟關門有征知門是關門也城門亦有征必知關門者以關門征稅其數既多故昭二十年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是關禁之重異於城門此云倉其征稅故知關稅也引之謹案城門與關皆有稅此所倉者城門之稅非關稅也地官司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鄭注曰正讀爲征征稅也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是門與關異司關又云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謂關之征門之征也疏曰此司關所掌類無征是同司門既不言故於關并言門也傳言以門賞彤班而不及關下文又言謂之彤門則爲城門之征明甚杜乃以門爲關門是直不知門與關之有辨矣

鄗邦

十二年傳鄗大子以夫鍾與鄗邦來奔杜注曰鄗邦亦邑杜春秋地名說成地曰成與鄗同文十二年成圭或曰邑或曰玉關太平御覽皇親部十二引服虔注曰鄗圭邑名也一曰鄗邦之寶圭大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引之謹案寶圭之說是也鄗大子以鄗圭來奔猶莒大子僕以其寶玉來奔耳見十八年鄗爲伯爵當執躬圭圭爲鄗國之寶故謂之曰鄗圭猶王子朝所用之圭稱成周之寶圭也見昭二十四年若以圭爲鄗之邑名則夫鍾亦是鄗邑何獨於圭而曰鄗乎且鄗大子所挾之邑則爲鄗邑可知

又何須加鄘字以明之乎襄之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
奔昭之五年莒牟夷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邾黑肱以
濫來奔不聞稱爲邾漆邾濫莒牟夷也以是言之鄘圭必非邑
名說文邦隴西上邽也而不云鄘邑是左傳古本無作鄘邽者
左傳舊解亦無訓爲邑名者自杜氏誤從邑名之解而後世傳
寫者遂加邑作邽釋文邽音圭則所見本已誤於是鄘圭之爲寶玉莫有能
知之者矣

無能爲故也

十五年傳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
盟于扈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書曰諸侯盟于扈
無能爲故也家大人曰故字涉下文王故也而衍云書曰諸侯
盟于扈無能爲也者不書晉侯宋公云云而總之曰諸侯言其
無能爲也十七年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文義正
與此同則無能爲下不當有故字自唐石經始衍故字而各本
皆從之僖十四年文七年正義兩引此文皆無故字

克滅侯宣多　咸黜不端

十七年傳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杜注曰滅損也
難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晉引之謹案上文云敝邑以侯宣多
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若難猶未盡亦不能朝于晉矣
滅謂滅絕也管子宙合篇曰滅盡也說文曰鄭滅也從刀尊聲
史記趙世家曰當道者謂簡子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从簡
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帝令主君滅二卿是

滅爲滅絕也甫滅侯宣多而卽朝于晉言不敢緩也滅與咸古字通周書君奭篇咸劉厥敵與此同義傳訓咸爲皆非是（說見前咸劉厥敵下）昭二十六年傳則有晉鄭咸黜不端咸黜亦滅絕之意謂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也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月令水泉咸竭呂氏春秋仲冬紀咸作滅滅與竭皆消滅也因而滅人亦謂之滅）王肅注訓咸爲皆亦非是

謂之饕餮

十八年傳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賈逵服虔杜注竝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家大人曰案傳曰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是貪財貪食總謂之饕餮饕餮一聲之轉不得分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也呂氏春秋先識篇曰周鼎著饕餮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蓋饕餮本貪食之名故其字從食因謂貪得無厭者爲饕餮耳

皇清經解一千二百九十六終

靈川秦培璠舊校
南海鄒伯奇新校
三庚申補刊